

金井
烏洲著

無聲詩話

全

Ky41
Ka44
J31

208107



K991
Ka44
131

無聲詩話

立萬象
於宵懷



烏洲金泰翁著

無聲詩話

碧梧書樓藏板

右唐李嗣真語
梨堂主人頓



無聲詩話序

繪畫固一技藝耳。然古管聖人衣裳旌旗
鼎彝之制。必有繪畫。以分貴賤之等級。宮
殿障壁。貌人物之賢否。垂勸戒於後裔。其
用與書同功。苟非專心致志。通於六法之
精微者。安得臻其妙哉。慶元以來。文運漸
昌。名儒碩士。先後輩出。而畫師之錚錚者。
亦項背相望。然年祀寢久。人鮮能知其名

字出處之槩者。故其畫亦為肉眼所擯斥。而姓名或將歸於湮滅。豈不惜哉。烏洲金秦翁嘗作一書。顏曰無聲詩話。凡慶元己未。可稱名匠大家者。舉皆叙平生履歷之槩。與夫筆法渲染之意。使其精神面目。悉現出於一小冊子中。不幾乎韓文公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乎。益翁天資清逸。澹于榮利。惟以畫事自娛。頗究其潭奧。故其品

藻古今之畫。清明洞徹。如懸秦鏡而辨妍蚩。而履歷之略。亦能網羅無遺。其勒功於藝苑。匪淺鮮也。故余題詹言而還之。
安政乙卯花朝月

艮齋安積信撰



牛潭鈞史寫字



吞山樓三種序

去今三十餘年。鄉人從洛歸。示山陽賴
翁書吞山樓詩一幅。余方青衿。惟矜其
筆蹟。而今首髮戴白。謬列鴈班于東京。
乃與金士誠相見。得詳吞山樓為其先
君昆季之所營築也。士誠雖伏草莽。心
懷杞憂。

皇室之恢興。其有謀焉。宦陞少史。載筆

以朝。則夙夜恪勤。竭忠其職也。余既已
識之矣。惟未識家庭之狀矣。若然。推其
所既識。而忖度之。則其孝於親。而敬於
長。無乃有驗乎。乃者將刻吞山樓三種。
謁余序。余老而衰憊。文墨已寥落。雖然。
三十年前。知有斯樓。今而後。知有斯人。
竒遇如是。不可復獲。惡可陽遜而止乎。
乃捲卷。瀏覽。卒業。曰。士誠之於家庭。余

所嘗忖度焉。果爾。莫弗有驗矣。夫無聲
詩話。無聲詩蛆。併係先君烏洲道人之
著。今閱其詩話。則罔羅畫家。品藻筆致。
褒雅貶俗。彰之乎。判如晝夜。聞見廣。而
鑒識精。余雖未嘗與道人慨然握臂。上
下其議論。然其學術之幽邃。材藝之巧
緻。得由是而觀。殊愛慕之。而况士誠長
於膝下。而朝訓夕誨。是受者乎。閱其詩

蛆。則觀梅月瀨。賞櫻嵐峽。步煙霞于巖
郊。航風濤於藝海。又與洛攝名家。縵帶
交權。而山陽賴翁。尤識之力。疾寄題其樓。
曩詩是也。余雖未嘗與道人並舟輿而
游。舉杯互酬而醉。然其履歷之名勝。交
游之賢豪。皆由是而觀。殊歆豔之。而况
士誠親聽其娓娓之話。猶執杖屨。行焉
者乎。意其平時愛慕歆豔之誠。不忍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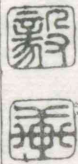
藏之於其心。而捐俸鑄梓。公諸一世。欲
以不朽先君。使如余儕者。長與嘆美之。
誰謂之非。可以驗其孝於親邪。卷末又
附以伯父子章漁父百絕。風格雅逸。於
聲利泊如也。不獨觀其工詞藻。故雖佗
人尚誦焉。弗置。而况士誠之為乃姪。又
安忍使伯父氏之精神。徒歸於湮滅。誰
謂之非。可以驗其敬於長邪。然斯舉雖

懿乎。以余視之。豈無更有大於此者乎。
東京始建。凡百制度商議而新之。余以
贊其事。政刑之典。衣冠禮儀之制。將胥
從此出焉。余自顧齡踰五旬。質惰而氣
亦惰。終莫能為。因乞解職。而士誠方不
惑之齡。志銳識達。足與諸子同力而共
事。審時勢而考人情。不拘泥乎古。不執
滯乎今。博采衆議。酌而裁之。制作斐然。

藻繪。國家太平之治者。贊成不敢後
諸子。則士誠惟夙夜恪勤。竭忠其職
之底績。歲時伏臘。且以祭告先君昆季
之靈。使其忻然慶有令子姪。則士誠之
忠且孝。蓋至是而茂以加矣。余老矣。士
誠能及時勉旃。若夫區區鑄梓之舉。未
必足為士誠稱道歟。

明治三年龍集庚午季冬月

毅軒松岡敏欵訥氏撰



桂堂生方裕書



無聲詩話

上毛 烏洲金井恭林學著

男 梧樓 之恭子誠校

古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此文人韻士、所不能免、而其毒侵、画家之肺肝、最甚矣、余少小傳染、老大漸深、雖有良藥、不能療也、今茲癸丑、避暑于日光山、偶遭一仙醫、乃乞診察、醫曰、子之腹、有一大磊塊、灌之以酒、掃之以筆、一呵氣、落之於腕下、伏毒或消、非復藥石可治也、余酷服其言、乃自尋病之所因、而得藥

韃以降、画名赫著、聲價重、後世者、無慮四十餘家、則
謾評其風采韻度、且加以胸中所鬱蓄之論說數條、
排纂為冊、名曰無聲詩話、以試宿毒頹蕩如何、話外
稱於時者、恒以不啻、要画中鄉愿甜俗魔工大概是
也、所以外之、然而百年之遠、海內之廣、瞠目不及、豈
無遺漏、且評騭不當者、亦有之、况余不文、措辭支離、
叙事不通、與黃吻兒強學語一般、讀者恕之、癸丑之
秋孟蘭盆會、識于冕山淨土院客樓、

祇南海名瑜、字伯玉、南海一唱、南宗于南紀、奇人才子

彬々輩出、衣鉢流傳、以至今日、其間東塗西抹、爭成家
而其技詣上乘者、不過屈指也、南海學問、該博、祖述王
鹿柴画論、以儒雅之筆作画、乃其緒餘耳、以故其蹟不
多傳、後人獲片楮斷縑、亦以為寶、本邦南宗開祖、所謂
師心自詣者、

池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以大雅堂稱于世、初學画
于祇南海云、大雅之於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莊周所
謂畸人侔乎天者、世益遠、名益重、世人雷同、爭寶其画、
則家藏市售、粗鹵巧緻、無所不有、世徒知大雅為妙手、

而不知其妙之所在，價貴者以為真，賤者以為偽，起大雅於九原，蓋不堪噴飯。

大雅襟胸難測，其畫注々粗率，位置點染，不費心匠，萬象錯綜，縱筆揮灑，不規規於摹擬，不拘々於真景，天機活潑，雲行水流，自非胸中有丘壑，汪洋如萬頃波焉，得若是，王穀祥畫論所謂得意忘象者是也。

清人彌伽居士著畫徵錄，蔣恭叔之曰：余於六法固茫然也，及余從妹倩，湯子南溪，余從姪潞，相率問業於居士，始知其善畫且佳矣，然究不知其所以佳也，見居士

畫，若讀逍遙遊，祇見海大魚而已，余於大雅亦云。

謝寅，字長庚，一字春星，號蕪村，丹後人，住京師，後世與大雅并馳者，獨此翁耳，其透選磅礴，蒼秀古色，大雅亦或避舍而較之于大雅，構思稍小，間拘真景，是其所以易入于俗眼也，至風采氣韻，大抵可與大雅頡頏。

木世肅，號吳齋，世稱薰葭堂，浪華人，風流好事，一世之巨伯，繪事殊巧，喜畫水墨小景，最善扇頭點染，有咫尺千里之風趣，一時訂盟者，杏堂、雲泉、竹石、梅厓，諸人，其他所交名流極多。

雲泉釗就，一号磊々居士，生于肥前島原，客死北越，出
雲寄其間，遊江戶，及浪華，閑雲野鶴，到處為家，筆墨渾
厚，蒼古，尤長于披麻皴，能極峻嶒之勢，渲染之妙，有不
可端倪者，前空後絕，可稱獨步之士。

濱田杏堂，名世憲，一號希菴，浪華人，葉刀圭，寓意画山
水，筆墨溫粹，淡遠點染，渾成風致，有餘，余嚮遊浪花，觀
其仿明清諸家画冊，往々逼真，又精鑒定，画名藉甚，世
無知其為醫。

竹石，名長徽，狹負高松之人，積墨深潤，可謂得天痴之

要領者，余遊高松，觀明藍螭叟仿黃大痴富春山之圖，
想竹石得南宗畫旨于此幅。

梅屋十時，賜字子羽，以儒仕于長嶋，為預官祭酒，老於
浪花，性跌宕，不戒酒色，山水及蘭竹，有超逸不凡之作，
題辭洒落，殆類沉落南陳道復矣。

氣韻屬乎天賦，不可以粗卒得，不可以精細得，不可以
練熟得，不知然而然也，學者若求氣韻，須必讀書胸中
萬卷，溢而成韻，亦不知然而然也。

余嘗慕黃大痴梅沙彌之風采，學而時習之，客笑曰：風

采非可傲也、非欺乎、余曰、讀其傳而知其人、讀其論而知其志、讀諸家題評、而知其畫之品格、彼此參考、印之於心、而發之於筆、是謂之傲、不吾欺也、客曰善矣、愛石道人、黃檗僧、河內人、畫意飄逸、傳大雅之遺韻、能學柳下惠者也、

介石第五隆、仕紀藩、名于經濟學、側画山水、筆意清遠、絕無渲染之跡、無近世甜俗画師之習氣、又無丹青者流之陋弊、

學画貴三多、多摹、多傲、多画也、然徒摹傲之、不問意興

所寓、不省骨格、所存、則多亦無益、故多摹不如精摹、多画不如精画也、

畫有三品、至於髮翠、豪金、絲丹、縷素、精麗艷逸、毫不失形似者、為能品、本邦入能品域者、圓山應舉一人而已、元吳鎮論画曰、墨戲之作、蓋士大夫詞翰之餘、適一時之興趣、與夫評画者流、大有寥廓、嘗觀陳簡齋墨梅詩、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臯、此真知画者也、大雅采陳簡齋未句、刻印章、誤作方九臯、竹田山中人饒舌、載此事、為大雅解嘲、

竹田田能村憲字君彛豐後人風流文雅一世才子能
畫人之欲畫不能畫處又能言人之欲言不能言事其
名最顯于畫平生所為多出於康熙以後之手段著書
數種今行于世

唐張彥遠論吹雲潑墨體曰古人畫雲未為臻妙若能
沾濕絹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吹雲是雖妙伎不見
筆蹤故不謂之畫如山水家潑墨亦然矣此體世間畫
龍多用此方是甜斜俗賴之一種非吾曹當學也

本邦画院有法印法眼之稱醫官亦有之不知出何之

典故或云假稱于醫官

余嘗閱恬致堂集曰米蹟漸不可得休承此作是其法
印圖繪寶鑑續纂曰戴進至臨仿舊人而無款者法眼
觀之莫辨真偽此能品也按法印乃古人之法印之于
心也法眼乃古人之法具之眼也

王弼洲論詩云奇過則凡於画亦然近日甜斜之弊浮
靡之習樹旌藝苑爭長拉短專誇新奇滔々者天下皆
是也非吾曹所取也

麻姑以米擲地皆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也吾老

矣。不喜作如此狡獪變化也。是知上等仙人不貴奇。今之畫流多出奇以嚇人。免方平笑者。蓋寡矣。關東繪事之盛。自明和安永。極于文化文政之際。前有邊濬水高陽山人。後有宋紫石。西遊崎港。受南嶺沉氏設色法。誘掖後進。同時專門。有諸葛監。貴戚。有董九如。君。輓近花鳥家。皆在其範圍。次之崛起者。為邊玄對。為木芙蓉。並解文辭。為一時畫苑領袖。南湖寫山繼出。而畫風一變。爾來學者。徒貌皮膚。不探其宗旨。強仿踈放。豪脫之體。近日氣習。所謂強弩之末耳。

寒巖馬孟熙。江戶人。專事北宗。馬夏之淺絳。最其所長也。天如假壽。必常開別徑。壯歲而亡。惜哉。

臺山源清風。字穆甫。津山藩臣。致仕之後。以畫遊江戶。為人寡慾。風塵中散仙也。筆墨精銳。斟酌明人諸家。參以自已之天機。短卷小幅。有衡山六如之風。間又見蕭疎淡遠如祝迂者。必不以耗氣應風。流端謹。其人可想矣。其題畫七絕云。風格荆關豈得倫。閑來任意寫嶙峋。不知身在書窓下。筆底青山我主人。

詩人不畫。画人不詩。風雅中遺憾也。雲室道人嘆之。嘗

唱小不朽社當時訂盟者桐君蘭石平梅溪源臺山邊
赤水等輪流為主盛作詩畫之會新參繼之者西圭齋
野西湖栢如亭諸人也余弱冠齒此會略記其盍簪之
盛事

雲室道人名鴻漸清修于鸞家喜談儒家瀛浴之言而
其畫多乾筆極有異趣不見火食之氣世評畫者不知
衣鉢所傳漫目為江戶之大雅堂甚誤也其題自畫五
絕云對景詩漫酬遇勝圖可作一圖還一吟悠然意獨
樂僅々廿字足見其胸襟

栢如亭名祖江戶人没于京師世稱為詩壇大上乘中
歲寓意于畫專作山水抽錦繡腸別成一派機軸雖澹
淡無俗趣稚氣滿幅不入格足概想雅人韻致耳茲錄
題畫七絕徵其風流詩云行路讀書吾輩事風裁何必
減前賢老來學畫君休笑若較金翁少十年蓋清金壽
門年五十餘始從事於畫云

臺嶺山人宏寬名古屋之人卒于江戶畫山水極有高
致氣度寒散素貧自守賣畫給衣食其偶成七絕可以
概平生詩云負郭曾無二頃田江山賣畫度年年荆妻

猶道先生懶，幾日稀。踈潤筆錢，其妻香夢好。畫花卉，山人沒後，流寓于四方，不知所終。

画有摸擬，有神摸，傳摹移寫，哀貯許多粉本，充采右擇，以定結構，而後下筆，譬如大匠視其木之巨細，曲直，堅脆，長短，材料畢備，然後營宮室，是乃摸擬之習也。至其甚，則有出示種々粉本，而應索者，與涑家售業同焉。抑何心乎？神摸者，譬如起華嚴樓閣于空中，架雲構霞，經營出之意表，是非有腹笥者，安能得措手，宜摸擬之多，而神摸之少。

清張山來云：余向見画家，輒珍重名人稿本，嘗笑其物而不化，天地間何一非絕妙稿本耶？予謂二百年來有此語，二百年來無此筆，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之故乎？明錢叔寶曰：夫丹青者，鎔以神，摸以天，吹噓吐赫，纖穠空有之間，惟吾指筆所向，而曾是拘々，意設方置也。蓋此語之要在「一」之鎔字，學者宜察。

五山翁者，余有聲画之師也。嘗論揚誠齋詩曰：誠齋胸中別有一石爐，金銀鉛錫皆鎔而出之。余於画亦云。雪齋長鳴老侯，號石顛翁，書画並佳，風流自任，性慈仁。

謙挹遇人之貧困，雖踈交必加需接。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技無所不詣，殊善寫生熟外，求生拙中，有二見，專門作家不易及也。

南湖翁名鯤，一號烟霞釣叟，長島之臣也。資性踈脫，不守規則，輕諾猥交，傾動流輩。余青年從翁學，翁能愛子弟，又能訶子弟，常譏斥時流習弊，其意蓋在復古矣。其畫老筆紛披，淋漓踈爽，不落蹊徑，壯歲遊長崎，與清客費晴湖等應接，專得水墨法，兼通伊莘楚之妙處。於二米之骨突，是其心印也。翁不口一滴酒，所謂惡客，但識

其中之趣，談笑紛然，壓倒飲侶。時拈毫叙懷，其辭洗洋自恣，有句云：朝出山雲夕宿雲，山雲無意我如雲。山雲埋裡雲耶我，細見雲容我亦雲。年近大耋，神明不凋，篝燈夜作，欣欣相應。販夫牧豎持紙來索，不見難色，或作贗作，求題以售，亦復不拒。其風流洒落，酷似沉啓南、董宗伯。

清河書畫舫曰：評定書畫，今人以款識為據，不知晉魏字蹟，唐宋畫本，有款者十無一二，間有出後人蛇足者。在慧眼自不難辨，如近年啓南子畏二公，往往首題他

人畫筆為應酬之具，倘非刻意玩索，多為其所眩，真偽之難辨如此。

董玄宰最矜慎，貴人巨公，鄭重乞其畫，多倩他人應之，或點染已就，僮奴以贗筆相易，亦欣然為題署。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稍有倦色，則謠詠繼之，購其真蹟者，獲之閨房者為多。

海野屢齋，名瑗，庭瀨藩大夫也。性溫藉和雅，耽繪事，夙與雲泉山人善，其畫古色拔萃，毫無甜俗習氣。與近日虛設流亞不同。山水之外，筆端較踈，有聲之畫可誦者。

頗多。

出三者，台宗之僧，住上毛綠野郡之山，因號綠野道人。善畫山水，經營不苟，游戲翰墨，出入明清名家，點染無虛假，終造實境，所謂普門示現法門也。惜哉晚發狂而化。

陀羅尼集經，畫作火頭金剛像云，和彩色用熏陸香汁，不用皮膠，又不空三藏所譯，仁王念誦法云，其画像者，莫用皮膠，用諸香膠，如無香膠，煎糯米汁，用和彩色，箇這天竺画師之秘訣，佞佛之徒，亦不可不知也。

明高穀號霞仙，家貧嗜酒，醉則散髮赤腳，飄然舉舞，鄉
有宋子者，癯一歲弗愈，一日穀問之，飲之酒，酒酣宋出
素請畫，穀寫菊數本，倒垂懸崖，香姿隱々，有飄拂流動
之態，宋冷然踈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雙竹凌空，蕭
蕭數葉，風韻可掬，宋躍起，毛髮俱竦，是日癯旋差，時人
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霞仙筆。

余曩歲西遊，京寓多日，訪山陽翁于其水西莊，畫山水
為贄，翁熟視久之，微笑曰：無有甜氣乎，爾後欲洗之，務
用焦墨渴筆，遂遊浪華，訪小竹翁，亦贄山水，翁曰：無有

翳氣乎，余於此瞠若，爾來潛思于先輩士流之蹟，略得
脫窠臼，今似有所得者，實因二翁之激，可謂知音矣，今
則二翁俱遊白玉樓，每憶當年悽然淚下，

今日余筆所主，咀嚼諸家之精英，而藏之于腹中，而發
之於腕下，未知後來主意幾變換也。

靄崖高久徵，一蹄踈林外史，下毛黑羽之人，性淳樸古
淡，溫柔之氣，溢眉目間，畫亦沉深渾厚，摹景寫象，意在
依微恍惚中，而求韻于驪黃之外，非時習之可窺也，而
舉止飄逸，東西縱遊，只意之所適，醉鄉寄生，亦浪仙之

流也。其與人交淡而真。一旦卜居於江戶。亡子馬塵。哀々中。其人蟬脫遺墨。尚新。殘山剩水。人爭購之。今之學畫。初無見與識。與目。徒師今人。於古人意會神解。心與手渾涵。茫茫者。溝澮自限。可勝嘆也。

學者以多為貴。天閼性靈。桎梏韻度。粗率牽強之病。亦從生焉。終身不能復脫。能事不受相促迫。此意可省。作畫猶作詩也。詩有起承轉合。畫有經營位置。美景勝境。自有料有材。無寸思以淡之。則終只燃鬚穿袖。俯仰咨嗟。不能成。無腕力運之。則終亦展紙濡毫。顧瞻低回。

而不能成。詩畫未嘗不相同。

宋石恪畫戲筆人物。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麤筆成之。我邦所謂浮世畫師者。畫六歌仙等人物。俗稱錦畫。是亦此一種也。

明楊慎記凹凸畫曰。尉遲乙僧善繪凹凸花。又張僧繇畫於一乘寺。遠望眼暈如凹凸。近視即平。本邦倭屋宗達。好繪製造花卉。乃凹凸之變體也。

等覺院文詮公稱抱一上人。一變尾形氏光琳。穠厚設色。而以丹粉灑落。別闢法門。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

理於豪放之外，溫故知新之慧眼也。

丘壑之士，久寂寞，則起朝市之念。朝市之士，久喧囂，則懷丘壑之放。古今之理也。此語蓋出于明人之論。因意朝市之畫，雖聞見已廣，琢磨已精，渾然成圖，竟不免假山樣之經營，是虛假修飾之習也。丘壑之畫，雖雲烟在心，泉石在目，而運之紙素，心手相戾，筆墨澁滯，濃淡失度，竟不能成體，是管天蠡海之弊也。欲脫此習弊，乃在胸中天機融出，而活潑膽與識。

老子云：天下本無事，豈別闢一無事之域。是勵文雅清

修第一義之機關也。人豈有一日無事之日乎。當其有事之日，遊此無事域。於我繪事，寂真印，非胸中有閑日月，這裏境界難共談焉。

寫山翁名文晁，一號蝶翁，少壯耽畫，規々于臨摹寫照，無和無漢，人物山水，花鳥草蟲，巧緻精細，骨法用筆，以及沒骨設色，無不漫爛。獨南宗之正脉，不投機間，有仿米翁及梅沙彌之筆者，猶未免平生之霸氣，潑墨最通。牧溪玉澗之宗旨，而得其三昧。老來嗜酒，愈老愈嗜，豪放劇飲，酣醉淋漓，詼笑怒罵，無所不有，且滑稽百出，以

為應酬之具，性豪岸，不可磨滅，興致一來，畫筆頓唐，縱恣揮灑，腕力適勁，天機活潑，有雲耶山耶難辨者，而畫筆直欵，餘白署字亦如畫，其礪落酷似吳次翁，評者或有呼野狐禪。

明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蒼勁入神品，憲宗召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智殿，偉好劇飲，有妓人欲得偉畫者，則命使共注，一日被詔正醉，中官杖掖入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上歎曰：真仙筆也。孝宗命畫稱吉，授錦衣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

成化中，成國朱公延偉至幕下，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嘗遊杏花村酒場，從老媪索茶，明年復過之，老媪已謝世，援筆寫其像，其子見之，大慟不已，乞而藏之，又嘗飲友人家，酒間作画，戲取蓮房濡墨，印紙上，數處莫測其意，忽起縱筆揮灑，成捕蟹圖，寂為神妙。

偉臨繪用墨，如潑雲，旁觀者甚駭，俄頃揮灑，巨細曲折，各有條理，若宿構然。

寫山翁，年七十五，天保丁酉奉勅上天保九如圖，可謂繪事之絕境，藝林之勝事也。

玉嫻女史名麗花，町田氏上毛人，以其仕尹臺于大坂，女亦隨，性嫻雅，學畫於森蘭齋，寫四君子，墨竹殊妙，得李用雲蕭疎之風致，嫁士人松井某，没于江戶。

本邦閨秀善畫者，當初有狩野氏雪信，京師有玉瀾，大坂有冰仙，其他諸州頗多，不定品也。

博哀小書畫成，帖子出示誇人，近日此事尤盛，庸人俗士，以之為風流，皆曰書畫帖書畫帖，要累糞堆瓦耳，余不堪其乞之煩，輒作一磊砢筆題一小詩以應之，詩云：多年廢額費心匠，麤鹵細精吾未能，早已經營被人責。

胸中山岳近來崩，其實省工夫耳。

元湯垕論畫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花之至盛，畫者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耳。蓋近日庸劣之士，偶有麤筆寫意之畫，而其題署下繪字者，是不通後素之理，鹵莽更甚，殆堪一喙。

玩物喪志一語，出偽古文尚書，世誤目書畫為玩物，而或者遂執此語以相禁戒，未究聖言之深旨也。此事尤不可為學問以外事也。才人文士之風流鑒賞與世人迥別，若夫富貴貪婪，目不知書，而亦事此，直好貨耳。

豈足論哉。

華山渡邊登江戶人。田原之老臣也。性嗜畫。藩務鞅掌。猶能偷閑。作繪事。學識廣。取法深。蘭家寤理說。與人談。亶々不倦。學益奇癖。卒以奇癖。竄于參州。憤激自盡。于幽所。世人莫不哀惜矣。華山嘗畫于公高門。圖匠人俯仰工。丁倍保狀。咄々逼真。衣紋設色。重輕純熟。他工所不能與馳騁。而其畫全出于西洋國活法。掩以吳帶曹衣之體裁。予嘗觀點鼠。羨蠶。蟻。慕甘。蜜蜂。吸花心。蒼蠅。聚其諸圖。皆幽室所畫也。近日南蘋。畫風一變。而化

南田青藤之流者。實創於華山。

明唐子畏。名成而身廢。間居作美人圖。好事者多傳之。覽其遺跡。未嘗不歎其志有託也。若華山草蟲諸圖。意所寓。蓋亦有焉。

杏所立原氏。名任。水府之臣。翠軒先生之嗣。好書畫。篆鑄。識度卓越。看破後世流弊。遠規元人之藩籬。製作往往不凡。鐵筆勁捷。專門家殆不及焉。又精鑒定。雖無款識。能辨真偽。于驪黃之外。非指點形似。使駑駘竊幸之流也。

梅關管井岳仙臺人，器宇弘濶，不喜修飾，推誠接物，頗有俠氣，少壯不羈，遊崎陽，磅礴累年，幸遇清容江稼圃來，親炙學畫，卒得清人之骨髓，遠泝宋元之源流，其畫務求禮厚，天才秀發，下筆起於前賢，不肯效顰，而蕭散間逸，趣宛然在目，寂長于澗幘，巨幅嘗為梁川星巖畫山水，蓋倣王叔明筆也，風采韻格，與星巖之詩殆可頡頏，梅關遊崎之日，下毛岡田東塢，及家兄莎邨，俱在寄東塢寫墨竹，莎村寫山水，一時周旋以為應酬，爾來雁魚往來不絕，今皆歸九原，遺墨在楮，精英在目，可以概

想當時

莎邨遺稿題別宴圖文云，文政戊寅秋九月，余來于長崎也，画工君瞻頻說青眼亭上梅關別宴之壯，余恠而問之，君瞻乃圖而示曰，其東坡中明服而立舞者，則梅關也，有眼鏡而白衣弄絃者，為江芸閣，佩小刀吹笛者，為媚川，彈琴者為二九，在傍充手摩頰而聽者，為金琴江，作山水者為梅泉，兩手握扇而觀者，為陸品三，在後吟詩者為張秋葉，相對圍碁者，為亭主人，廉布為劉福邦，傍觀者二人，其少年為沉筠谷，老為鄒靜岩，余觀而

始知君瞻之言不妄且嘆曰梅關東人而西遊數年亦何清人交誼之切一至于此也其宿緣之深可知也余與梅關同東人而遊亦遲緣亦淺無如之何耳君瞻慰曰子以一言題圖則子亦與此宴也何悔之有因欣然以君瞻之言書于圖上

梅關畫醉李白圖江雲閣題句云天寶年間李供奉莫作鐘家進士看莎村亦題其次云梅關取於明鄭克鉉飲中八仙圖中所寫奇古絕妙而芸閣認何面孔着此二句若以李鐘之冠鞞相類則管蠡之見不知古人往

往有此作也芸閣之句贊乎貶乎我亦不知其為何也想他亦醉中之一戲耳附東塢贊古今丹青家描醉李白者多矣而真為醉李白者我不見其幾許也仙臺管梅關間雅放逸性善畫平常寫意多入妙境如此圖容態骨格自然狀卓犖之氣象亦足使觀者想像焉華人芸閣贊之云々要矮人觀場不足復論也昔宋陳與義贊墨梅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余於此圖亦云

吳匏翁家藏集題沉周古木慈烏圖曰石田作此蓋偶

寫其西莊景物耳。其子雲鴻遂藏護甚，以予父之執也，奉以乞言。夫啞々而鳴，翩々而集，相覆以羽，相哺以食者，雲鴻固有感於鳥之孝矣。若夫扶踈糾結，輪困離奇，上聳旁撐，其大數圍者，非木邪？世之故家，莫不有此木。子孫不能保其先業，伐而薪之，而鳥止於他人之屋者，多有之。雲鴻視此而有感焉，詎非孝之深者乎？

余山莊有老杉數十株，轟々千尋，欲蔽天日，實為數百年前之物矣。余也迂拙窮困，日逼不能支持，家產蕩然。一朝伐為烏有，今讀匏翁之文，慨然大息，汗浹于背矣。

米芾作墨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用為畫。紙不用膠，不肯於絹上作一筆。

指畫後世有之，曰指頭畫。曰指頭生活，不知創起於何人。大雅往々有指墨人物。

董宗伯曰：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為下註脚，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佳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云：此中消息，學者倘能理會得，應悟入南宗之闢奧。

吾人今日幸遭昇平，身在草莽，筆耕生活，齷齪終年，故士氣流成，匠氣乃所以今之學者為人也。噫！不知後來高流之逸足，誰能騰蹕風塵表，駭々更度越。

蕪村率筆，好畫和人物，甚有生意，亦一時遊戲，俗稱之俳畫。近日俳師輩，亦有此戲，摹北自土佐氏嗣法點化來，彼此異道，而其成趣一也。

寒葉齋畫筆無匠氣，畫有匠氣者，蓋入門之初，誤一步踏甜斜門徑故也。

善墨竹者，先有平安四竹之稱，而宮筠圃超脫卓落其

名獨存，他湮沒無聞，所以名下無虛，可知也。大和之柳里恭，身係貴族，風流標致，頗動一時，其畫刻畫，不似其人，唯墨竹瀟灑閑逸，揮出真情。近日江戶詩佛老人，以寫竹得名，其片筆做魚尾法者，乃初年墨戲，晚年眼青，信手揮灑，蒼秀婉逸，有自與八法通之作。

儒林喜畫者，曩有服部南郭、井上金我、皆川淇園諸老，輒近有龜田鵬翁、有賴山陽翁，舉百代之英傑，以文教之餘適成高遠之畫，其實不得志于時，疎林遠岫，澹憤於墨，而山陽超卓如獅子獨行，脫落儕侶。

趙松雪論畫詩云石如飛白木如榴寫竹還應八法通
若又有久能寫此須知書畫本來同世泥丹青者讀之
能無警乎

清揚芝錢唐人善人物神仙筆力雄健不假思慮援筆
立成特長於尋丈大體芝嘗言安得三十丈大壁磨墨
一缸以田家除場大帚蘸之乘快馬以掃數筆庶幾手
臂方舒心胸以暢也此語痛快極獲我心今秋代鼓舌
之勞

余筆此話因循累月話中名流夢寐往來恍如同世而
洋我己許爾汝以交乃有附驥之想而話中得人甚少
掩卷閉目暗中摸索下視話外衆作真培塿爾顧思話
也杜撰粗妄必有愛及屋烏憎及袈娑之譏且瓊玖永
埋地下銜恨者亦復不欺嗚呼何人能具眼拾瓊玖于
地下鳴遺韻於當世以為烟雲供養功德必勝造八萬
四千寶塔

邦人蘭竹窠石之作自古乏其人嘗觀玉腕子畫蘭石
逸趣極有餘迨今四十年胸間時々來往風致猶覺咬
以字治黃磔山金屏上有大鵬和尚墨戲一隻大竿老

竹橫倒屈曲，貫六曲，而節々畫枝葉，一隻蘭石之圖，自四方叢生，上下映帶，其大膽落筆，活潑淋漓，使以驚起，又觀伊勢宮崎文庫紙障，應舉之墨竹，四障連作，根有稚子，水石傍之，瀟灑多姿，與鵬和尚酷異，趣意是江南竹之寫生，真作家之技倆，施之墨者也。

凡蘭竹石之作，款題與畫上下照應，左右映帶為妙，而圖章潤色之，印之大小，體之古今，共在學者雅量。近日南湖翁好作蘭竹，其法自清客張秋谷脫化來，而放筆縱橫，傍若無人，然其高風，卒不入時眼矣噫。

清人自有清人之質，與邦人異性，邦人勉強學之，間雖有逼真，或為之耗氣，明人朱舜水歸化在水府，多年與邦人應接，言語相通，而病間所言，渾歸鄉音，將覽之際，所言之事，至一不辨，勉強之事，卒如此，不帝書畫也，平居有古人，而學力方深，落筆無古人，而精神始出之語，不可誣也。

學者平生刻苦，接古人，臨畫之際，彼是參考，自家立脚，經營已定，點染數次，終夜不寢，終日不食，孜孜汲々，如斯多年，畫之妙自由心出。

豐後竹田云玩物喪志一語信為吾輩好藥石也清人姚際恆駁是語謂出偽古文尚書強辨頗似有理云余意采書畫為玩物乃喪志是在得志人亦在唐王涯就誅宋蒲傳正被東坡規共富貴貪婪好貨之人非風流鑒賞之流也論者非概而可斷也

畫人必不可墮議論關學者動有專主張議論者繪事玄微况於山水依微妙處非口吻之所能辨所謂意解神會言者不知知者默之謂歟

畫有拘泥之病百年前之拘泥乃今日之流弊也今日

拘泥不知後來如何流弊學者自家立脚着眼處是其血脉心印畫中鄉愿暨媵妾皆在此流弊

模擬畫要見好所以工于布置之間神換畫不要見好所以妙于筆墨之外也

畫與詩一機同關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能洗去名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徐而菴曾於詩言之

畫乃人之性靈人高則畫亦高人俗畫亦俗一筆不可掩飾見其畫如見其人不容胸中書卷之氣多寡

余二十年強畫，祇識得一拘字。老來樂畫，方識得一脫字。畫蓋有法，拘失于法，脫失于無法。脫傷體，拘傷氣。學者其能心寔探，此玄微乃免狐狸化佛與真佛，其相雖肖，徒念佛名訛。

畫是人之性靈也。天機一洩，心高畫亦高，心俗畫亦俗。一筆不可掩，如君子小人，所喻各有別。見其畫可以知其人之。

畫有屈伸，心伸腕亦伸，心屈腕亦屈。殆如尺蠖之虫，屈極乃伸，熟發于生，工起于拙。這箇一理，畫中消息，可以

知人品之等級、

畫人須學變化，每一年變化幾次，滋渴淡濃，點滌自在，行徑無窮。歷々落落，自然可悟。入古人之域，乃是畫中羅漢神通。

余家久藏松下問童子圖一幅，印刺武音二字，誤傳云清人之畫也。筆墨蒼古，無甜氣，非狩野長谷川二派之流，頗類長崎派，而不知武音為何人。嘗游京師之日，詣東福王府，觀普賢堂梁間畫一大九龍，亦非凡筆。署曰：左近衛將曹兼和泉下毛野武音謹圖，不知為軒冕之

士邪否錄以俟識者之後考

無聲詩話

終

無聲詩話補遺

近日靄崖、梅關、華山諸士，寓意于蘭蕙，而逞秀于毫端，靄崖筆隨手而淡，梅關手隨筆而濃，而能兼淡濃與剛柔者，華山是也。而各別開法門，名聲馥郁于身後。

世人於畫，皆愛新奇，畫人雷同，爭新售奇，過乃恠，乃凡奇絕全在出于人意表，可見大雅池翁之奇，其畫如

其人，其人如其畫。

東岳獨可，傲峨嵋，天外雪中看者，大雅池翁而已。

山陽翁云：天啓以降，風靡波蕩，至於清人，一切皆董家奴隸，筆端金剛杵，強為豪語耳云。蓋清王麓臺自題秋

山晴爽圖卷略云吾手之外筆端金剛杵在也此語已
出于此其意專在筆力沉着貫紙背而脫盡習氣賴翁
呼做豪語殆似疎于画理者

昌平三百之久書画之技大行天潢貴胃以翰墨相娛
樂故鬻技之徒爭計踏貴權之門其技於是輕疾浮媚
有似梨園子弟新奇打粉者其意蓋在速成以收重價
從前學者氣韻之不進正脉不傳一皆坐此苟非甘巖
穴棲遲之士焉得窺大痴黃鶴之蘊奧矧於倪迂滲澹
哉學者之於聲名也後世存亡在生前心術

余每天機活潑援筆點染間有出人意表者難持而應
乞只比似華陽隱居嶺上白雲耳偶遭貪婪奸貨之責
懷與腕戀縮難暢叙動閱歲而不果幸不免倪雲林鄙
辱怒罵耳

人之在世不能無好酒者以沈湎喪德好貨者以貪
婪汚行苟有所好必有所累被書累者為書奴被画累
者為画工既不免為甜俗魔境之小技元楊維禎論画
云画品優劣關於人品之高下無論侯王貴戚軒冕山
林道釋女婦苟有天質超凡入聖即可冠當代而名後

世矣論者回首於過去着眼於現世未來之理亦了然
椿弼号椿山江戶人御持筒組之士也學画於渡邊華
山人稱出藍之手天保弘化之交官禁士人多耽書画
技藝及樹藝養魚術等之閑事專勵武用軍略之事椿
山自嘆蒲柳之質武事難支生涯欲孜孜于繪事隊長
憐之而建白于官々許之椿山得意日夜忘寢食勉強
倍常專慕暉壽平之遺風每逢古之名蹟輒臨撫之撫
擦不止卒死焉名大顯技大進人無不愛惜湮亾嘉永
甲寅之秋九月九日也年過半百僅三

李營邱見一富人屏障上貼己所作画怒曰吾非画師
索墨塗抹去王漁洋拒內官請壽詩却其千金潤筆不
受有此心胸有此骨氣画可為其詩可傳論者曰彼中
人有厚祿可立節義如此間不然云雖然奇人文士往
往天下窮人以詩書画為活匪其人索其奇不可獲何
論潤筆多寡及祿有無

有客語曰茲有一画師售技其言云人若一日擲二兩
金終日不手閤筆塗抹可務耳計一年三百六十兩客
笑之余亦笑二人同笑而意各不同客之笑在尚繁余

笑在尚簡古，所謂妙画通神。妙品與神品，共在簡潔。然乃何只一日，僅止于一兩金哉。

画竹之法，古人縷々論之，所謂魚尾燕飛，攢三聚五等之諸法也。其說舊矣。書法之關紐，誘而入画中者，唯竹是也。學者其能以一筆掃盡從前之習氣，不如寫出自家之精神，然而師心自詣，有清風襲人之氣，可謂能事已了。

無聲詩話補遺終

題無聲詩話

余寓不且池數月也。莖苔滿池，楊柳掩映，水石相映，多為池東。即思固，移松莖，替橫閣出。其梢，煙為去，去半，隱半，意多。多，以起，共之，親，色，趣，為，然。乃，提，筆，一，暮，字，中，筆，力，揮，而，不。可，得，也。偶，獲，高，湖，翁，詩。

著無解 詩話讀之具
 所論極邃於畫理知中
 日苦考不能云好為未寫
 一幅水墨乃思池園字意
 逝矣悔然題之
 明治庚子冬省軒龜谷行
 丹西漱照書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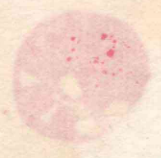


明治三年十一月七日官許
 同十六年二月廿六題字挿入出版御届

編輯兼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金井之恭

發兌人 東京府平民
 山中市兵衛
 芝區三島町拾番地





同十六年一月廿六日
明成三年十一月廿六日

出列人
金井之恭
山中市央商

1911年
JULY 21

上
山
止
山
人

群馬県立図書館



0206433-5

群馬県立
図書館